

大哈哈和哈哈

周天六 著



DAHA XIAOHA HE HAHA

大哈小哈和哈哈

周天六 著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大哈、小哈和哈哈

周天六 著

责任编辑：杨实诚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沙市湘华印刷厂印刷

1985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77,000 印张：4.75 印数：1—25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80·117 定价：0.41元

目 录

一	大哈和小哈.....	(1)
二	过去和未来.....	(7)
三	轻松的一天.....	(12)
四	奇怪的声音.....	(19)
五	梦游.....	(23)
六	是谁翻译的?	(28)
七	定下巧计.....	(31)
八	审铜镜.....	(36)
九	孩子的年龄.....	(40)
十	铜镜的命名日.....	(46)
十一	妙不可言.....	(51)
十二	友谊商店的风波.....	(54)
十三	“老铃当”	(60)
十四	故事会.....	(64)

十五	火车票.....	(70)
十六	伤心的哈哈.....	(74)
十七	龟山上的趣事.....	(78)
十八	牧童.....	(82)
十九	“神童”的来历.....	(85)
二十	科学之山.....	(92)
二一	出色的讲演.....	(97)
二二	“我太浅薄了!”	(102)
二三	智慧泉边.....	(107)
二四	鸡毛信.....	(113)
二五	“模范邮件”	(116)
二六	“啊! 弟弟?”	(121)
二七	理想的世界.....	(127)
二八	“设计师”的苦恼.....	(131)
二九	种“水”记.....	(136)
三十	怕出名的“名人”	(140)
三一	后来呢.....	(145)

一 大哈和小哈

圆圆的太阳象一位神奇的魔术师，刚一露出地平线，便给万物安上了一条有趣的尾巴。不管是高楼大厦、树木花草，还是汽车电车、人和动物，都带着一条长短不一的影子。调皮的影子，象在同谁捉迷藏，一会儿伸着脖子变得老长老长，一会儿又缩紧身子化成一个黑球儿。

盛夏的武汉街头，空气似乎能点燃水。挥汗如雨的行人，都竭力避开灼人肌肤的阳光的直射，躲进路旁的林荫里，让自己的身影，融进密层层层的树影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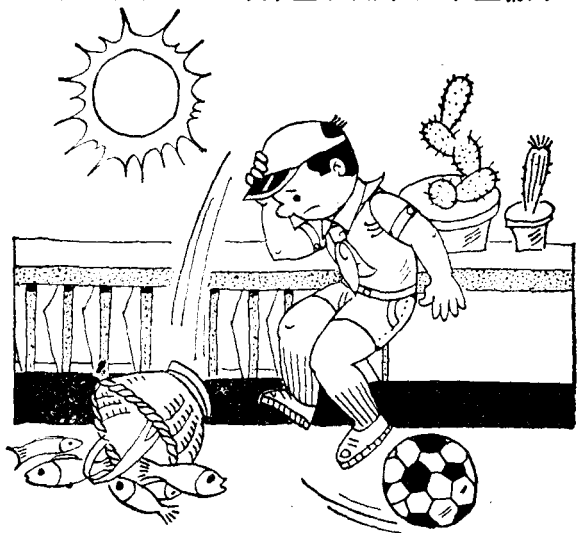
一位穿着海魂衫的孩子，却偏偏要跑到马路当中来，迎着烈日，尽情欣赏着自己的影子。他望着身边缩成一团的影子笑了：“怎么？怕死鬼，你也嫌热了，专往我的脚下藏？”他飞身一脚，朝着地面的影子踢去。

“滚开！”影子晃了一下，还是一动不动地回到了他身边。“怎么？你还赖着不走？我非甩开你不可！”孩子拔腿就跑。象一条劈波斩浪的梭鱼，在人群和车辆

间穿出穿进。直朝着马路边一排灰白色的新楼房冲去。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跨上六楼，哐的一声，撞开了房门。

“谁呀？”厨房里传出奶奶的问话。

“是我……”他喘着粗气回答着。低头朝四周瞧，身子也随着转了一个圈。“嘿！影子终于被我甩掉了！”他仰着脖子好不得意，“影子啊影子，你哪是我的对手！看看墙上的奖状吧！我可是初一年级百米冠军哩！”他跑上阳台，顺手取下了挂在墙角的小足球。低头一看，影子竟然又紧咬着他的脚跟，影子在阳光下微微颤动着，好象在嘲笑他哩！他举起球，生气地朝影子砸去，没想到球却把晒着干鱼的竹篮碰翻了，干鱼撒了一地。



听见响动，奶奶忙从厨房中走出来。忽听门眶的一声又被带上了。那孩子象个小足球似地一蹦一跳地下楼去了。

“回来！回来！”身后传来奶奶的喊声。可他却头也不回地朝着草坪奔去。

没过十分钟，奶奶正弯着腰捡干鱼的时候。一个穿海魂衫的男孩进来了。他把书包朝衣架上一挂，喊了声：“奶奶！”

可奶奶却劈头盖脑地骂了他一顿：“大哈，你这个死鬼头，刚晾好的干鱼，被你撒了一地！还不快来帮我收拾一下！”

大哈一听愣住了：刚刚放学回家，屋门还没跨，怎么会碰撒干鱼呢？他一点也没动气，赶紧帮着奶奶把干鱼捡进小竹篮里，又拿到水池上冲洗干净，重新晾在阳台上。

其实，大哈的心里早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抬头一看，足球“失踪”了，他就知道这祸准是小哈闯下的。不能怪奶奶，她年纪大了，老眼昏花了。谁让他们弟兄俩长得这么相象呢？谁让自己是哥哥呢？哥哥为弟弟受点委屈，又算得了什么？

奶奶一看大哈的神情，也一下子明白过来了。她笑着说：“大哈，又错怪你啦？都怪奶奶我老糊涂了……，不

过，你们这哥俩也长得实在象一个模子铸出来的……。”

“一个模子铸出来的！”奶奶说得一点也不错。大哈和小哈，确是一对双胞胎，身材模样象得出奇：红朴朴的圆脸蛋，亮晶晶的圆眼睛，时隐时现的圆酒窝，加上圆圆的胳膊，圆圆的腰身。小哈的朋友们都说，他俩象两只圆皮球；而大哈的伙伴们却说，他俩象一对圆圆的围棋子。反正有一点是谁也不否认的：胖墩墩，圆乎乎。

大哈是哥哥，他总是以比小哈早半个时辰来到人间而感到无比自豪。他真能摆出个大哥的样子来，好吃的，好玩的，尽量让给小哈。如果有人欺侮小哈，就会挺身而出上前评理。要是碰上了动手动脚的对手，这位外表文静的大哈也会奋不顾身，挥拳“救弟”哩！

可小哈却总不太情愿领受这份“恩典”。有时，甚至故意跟他唱“别腔”。当然，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，人家都是满十一岁的人了，一只脚已跨进了十二岁的门槛。用爸爸的话来说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候补男子汉了，难道干起事来还得请示哥哥，出了问题还作兴“搬门框子”吗？那多丢人哪！

小哈感到特别倒霉的是哥哥偏跟自己分在一个学校里，虽不在一个班上，但每天总得碰上几面。他给自己定了一条“回避方针”：在操场上，眼看要遇见大哈了，该左拐时，他就来个向右拐，绕道走；在教室里，明明

瞧见大哈进前门来找他了，他就来个出后门，躲着他；万不得已，要是在学校里碰上了哥哥，非说话不可，那就第一，越短越好，第二，从不喊哥哥，而是直呼其名：李大哈！

此刻，李大哈捧着围棋子儿，正要出门，奶奶又叫住了他：“大哈，换瓶酱油去！”说着塞给他一只空瓶，五角钱，大哈不情愿地放下了围棋罐，拎着瓶子下了楼。

太阳偏西了，躲在树杈上的蝉儿，又唧唧呀呀地唱起了夏天的歌，这声音枯燥、单调，吵得奶奶心烦意乱。她一次又一次朝小卖部的方向眺望，可还没见大哈的人影。

“奶奶，我回来了。”奶奶正预备开口埋怨几句，瞧见的原来是小哈。他简直象个泥人。汗迹合着尘土，象一条蚯蚓爬在脸上。衣服杂乱无章地挟在腋下。左手拎着足球，右手张开，当作扇子不停地扇来扇去，嘴里不住地嚷道：“累死我了，热死我了！”抱起冷开水壶，咕噜咕噜喝了个饱。

“我的天爷！搞得象鬼样，还不快去洗洗！”小哈听到命令，还要去打水，奶奶又改变了主意：“别忙，先去找哥哥，酱油打了一个小时还不回，炒菜等着用哩！”

小哈可没到小卖部去，他径直往街心花坛奔去。可不，大哈正蹲在那儿瞧着两个老头儿下棋哩！嘴里还念

叨着：“——将军！”那空瓶正孤零零地躺在一边。直到听见了小哈的叫声，他才如梦初醒，记起了自己的使命，向着小卖部跑去。

大哈是个出名的棋迷。每次举行棋赛，他总是第一个报名，无论军棋、跳棋、象棋，他都在行。去年寒假，在襄樊铁道设计院当工程师的叔叔回来了，又教会他下围棋。如今，一见棋盘，他便把吃饭、睡觉、做功课全忘了。

小哈在兴趣爱好上也保持着独立性。他才不为下棋去伤那号脑筋哩！他是一个球场好手。排球、篮球、乒乓球样样都爱。自从世界杯足球赛在电视上转播以来，他又深深迷上了足球。大伙都说：小哈是个“小铁腿”哩！

大哈和小哈，真是有趣的一对儿，是那么的一样，又是那么的不一样。

二 过去和未来

天边滚过几声沉雷，大哈惊醒地坐了起来。一看床侧，小哈还在仰八叉式地睡得正香。“都快七点钟了，还不起床，懒鬼！”听见大哈的呼唤，小哈半睁了一下眼睛，一转身又睡着了。大哈用手搔着小哈的胳肢窝，小哈才无可奈何地坐了起来，嘴里不住地嘟哝着：

“今天不是星期日吗？起那么早干啥？”

“明天就期末考试了，还不临时抱佛脚呀？”这一提醒，小哈的瞌睡虫被赶跑了，他一个鲤鱼打挺，跳了起来。

大哈拾出桌子，正要解开书包。小哈却朝他直扮鬼脸：捏着纸片的右手，在大哈眼前直晃动：“猜猜，这是什么？”大哈一皱眉头：“莫非是足球票？”

“电影票！《未来世界》，看不看？昨天下午就买好了！”

《未来世界》是美国的科学幻想故事片，哪还有不看的？弟兄俩手拉着手朝武汉电影院跑去，什么“临时

抱佛脚”，一下忘到了九霄云外！

电影散场了。小哈对大哈说：“未来世界多美呀！一切全是电子化，自动化，想要什么，就有什么，电钮一按，嘟——全来啦！”

大哈却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这电影里的事全是幻想！未来，未来，你知道要过多少年才能到未来吗？”

“过上几十年，等咱们都成了大人了，象爸爸一样，长出胡子了，不就到了‘未来’么？”

“白日做梦！”大哈白了小哈一眼，两人就这么争吵吵地回到了家里。

小哈真象要去做梦似地，一下躺在床上。两眼望着天花板一动也不动：“做梦？哼，你什么也不懂！这叫理想——美好的理想！都象你这样历史就不前进了！”小哈越说越来劲：“你呀！巴不得回到古代去才好哩！”

“古代有什么不好？”大哈打断了他的话头，“就说电影《李时珍》，也比这号不伦不类的《未来世界》要好看得多，那才叫电影哪！实打实的！我就想回到古代去参观参观。”

小哈一下从床上跃起：“那你就到博物馆去呆着吧！”这时一辆汽车从窗外驰过，马达和喇叭声也加入了这哥俩的争论。小哈灵机一动：“古代连汽车也没坐

的。爸爸说，中国最后一个皇帝，才知道自行车是怎么回事，他为了学骑自行车，把宫殿的门槛都给锯了。还挨了他妈妈的一顿臭骂，这多没意思……。”

“什么皇帝的妈妈，那叫太后，懂吗？”大哈又炫耀起自己的博袭来。“没汽车可以骑马坐轿嘛！小哈，说真的，要在古代，就凭咱们肚子里这些墨水，准可以混个‘大学士’当当。”

“大学士？”

“就是……”大哈想了一会儿，才找到了自以为恰当的词儿：“就是现在科学院的大博士呀！你想想：咱只用把古代没有的东西，比方说：电灯，手枪什么的，再发明一次，人家还不佩服咱呀？”

“这么说到了古代咱都成为大发明家了？”小哈问，

“嗨！大学问家哩，那时候，只有咱们出题考别人，哪有人敢考咱们呀？”大哈眉飞色舞地越说越有味。

不用参加考试的美景，显然打动了小哈。他静静地听大哈描绘着：“咱们戴着高高的帽子，穿着长袍大褂，坐着八匹马拉的车子，到全国各地去讲学：古代的同志，不，古代的人们，你们知道地球是一个披着蓝色外衣的球体吗？它终日绕着太阳公转，本身也不停地自转，每公转一周就是一年，自转一圈就是一天……”

“古人连这个也不知道吗？”小哈半信半疑地问道，

“当然，咱们还可以讲出许许多多使他们感到新奇的知识，比如：人是由猴子变的呀，马的远祖比狗还小呀……”

“对了，对了！”小哈兴奋地鼓起掌来，“那时，我把球衣一穿，足球一举，也可以问问他们：你们见过这是什么吗？嘿，他们准会夸我是——球星！足球明星！”

“古代可没有球星这个词儿，他们会说咱们是最有学问的‘夫子’，比孔夫子还要高明的夫子！”大哈驳斥道。

“我可不愿作‘夫子’，我还是要当‘球星’。让皇上给封个球星不就成了！”两人高兴得拥抱起来。可没过一会儿，小哈又反悔了：“回到古代，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呀，还是快点儿飞向未来，这才是办得到的……，”小哈的反诘使大哈张口结舌了。小哈又把最近看的几本科学幻想故事中的情景对着大哈胡吹了一通，到头来，还是谁也没说服谁。

一早上就这么吹过去了。直到睡完午觉，他俩才想起了明天考试的事儿，很不情愿地朝着屋角走去。那儿两个被冷落的书包，正无精打采地吊在衣架上。

大哈望着摊开的外语书，心却还在向往那到古代去的旅行。英文字母、单词却象好久不见的陌生客人，直楞楞地瞧着他。他又翻开数学书，书上的符号、算式象大大小小的黑毛虫，直在眼前爬骚，乱极了。他叹了一

口气：“要是在古代，谁会学什么英文、代数呀？”

小哈对眼前的数学书也正无可奈何，讨厌的X、Y直在跳舞，那问号分明象一把弯弯的镰刀，割得他心里直发毛。再翻翻语文，又对着一篇古文发了火，又难读又难懂，真比英文还伤神！

小哈暗想：“还说要回到古代去，那尽读这急人的古文，谁受得了？还是在未来世界好，一拨弄电子计算机，方程就解出来了，再复杂的计算也难不住人……。”

兄弟俩虽说在条桌边坐了近半个小时，可一会儿翻翻这门课本，一会儿瞧瞧那本练习，一点收获也没有。他俩凝神对视了一阵子，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，因为他们都瞧见了对方的那副苦不堪言的模样。

大哈不时地朝窗口左边瞧去，花坛四周，几位悠闲的老头儿正摆开棋盘，在那里搏杀起来。

小哈不时地朝窗口右边望去，草坪那边是寂静的，只有几个上幼儿园的孩子，在那里玩着游戏。他的小球友们大概也都在复习功课吧？连玩也找不到伴了。

房门外传来了皮鞋的脚步声。熟悉而又有节奏。

啊，准是爸爸回来了！他一定会查问复习的进度。

快、快，大哈和小哈连忙整理着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书藉、本子，摆出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来……

三 轻松的一天

接连三天的考试，真叫人疲倦透了。大哈和小哈也没有盲目乐观，他俩是挺有自知之明的，大概各科成绩都会在及格线上下挣扎吧！也许大哈的外语、小哈的数学会出现“赤字”，老师总爱用红笔在成绩单上抄写不及格的成绩。由她去吧！接到通知单，再准备开学补考好了。

无论如何，这两天还是该痛痛快快地玩一玩的。

“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嘛！”大哈会咬文嚼字地引经据典。小哈也会振振有词地说：“这是两场球赛之间的间隙，运动员该休息一下了。”反正一句话：玩得有理！

七月的武汉，人象生活在火炉里，常常热得喘不过气来。欢腾喧闹的街面，寂静阴凉的街心花园，整齐美观的高楼大厦，大哈都无心细看。他不时用手背擦去额头流出的汗水，急匆匆地朝前走去。好象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商店，一辆辆来往穿梭的汽车，一株株挺拔葱秀的绿树，都与他无关。眼前就是一幅有声的立体画卷。而